

中华名伶传奇丛书

刘纪
丁淑兰著

杨月楼

刘赶三宫中受杖 杨月楼离京赴沪
妙龄女观剧钟情 慕英男盛情设宴
杨月楼韦宅访娇 多情女倾诉衷怀
善经理热心牵媒 沈月春欲言又止
恩爱情鸳鸯相伴 结良缘比翼齐飞

沈月春贺婚赠礼 韦阿宝设宴答谢
叶庭春严刑逼供 杨月楼屈打成招
普天下乌鸦皆黑 官场中何处说理
西太后偶问名伶 杨月楼绝处逢生

中华名伶传奇丛书

杨月楼

人民音乐出版社

●一代红伶●进宫献

艺●魁梧的体魄●精
湛的技艺深博蕙禧太

后的宠幸●『老佛

爷』也不禁……●与

名门闺秀喜结连理

●却遭恶徒诬陷●

身入囹圄●饱受铁

窗之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杨月楼/纪丁, 刘淑兰著.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0. 4

(中华名伶传奇丛书)

ISBN 7-103-02090-6

I. 杨… II. ①纪… ②刘… III. 杨月楼-生平事迹

N. K825.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7582 号

责任编辑: 张 辉

责任校对: 颜小平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翠微路 2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133 千字 2 插页 8 印张

2000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40 册 定价: 11.50 元

目 录

一、刘赶三宫中受杖	
杨月楼离京赴沪	(1)
二、杨月楼唱红上海	
文武戏美名丹桂	(15)
三、妙龄女观剧钟情	
慕英男盛情设宴	(25)
四、韦阿宝宴前痴情	
杨月楼忍爱拒婚	(41)
五、沈月春拜访月楼	
二红伶兴论技艺	(56)
六、韦阿宝因情成疾	
韦夫人求全圆梦	(65)
七、杨月楼韦宅访娇	
多情女倾诉衷怀	(74)
八、善经理热心牵媒	
沈月春欲言又止	(84)

九、韦夫人喜迎杨母	
游豫园定就婚姻	(92)
十、恩爱情鸳鸯相伴	
结良缘比翼齐飞	(116)
十一、沈月春贺婚赠礼	
韦阿宝设宴答谢	(128)
十二、韦天亮心怀歹意	
杨月楼身陷囹圄	(145)
十三、叶庭春严刑逼供	
杨月楼屈打成招	(155)
十四、沈月春仗义勇为	
众优伶结盟鸣冤	(167)
十五、造恶者自受报应	
亲生父痛在心中	(176)
十六、善心女衙门探监	
两姐妹互吐衷肠	(181)
十七、叶庭春固执定罪	
鸣不平报章抨击	(191)
十八、韦运章拒认亲女	
韦夫人气病身亡	(199)
十九、叶县令将错就错	
韦阿宝义愤自尽	(204)

二十、普天下乌鸦皆黑	
官场中何处说理 (210)
二十一、丁日昌再次冤判	
沈月春困苦情真 (224)
二十二、西太后偶问名伶	
杨月楼绝处逢生 (231)
二十三、患难人终成连理	
丹桂园告别演出 (236)
二十四、尾 声 (243)

一、刘赶三宫中受杖 杨月楼离京赴沪

清·同治六年（1867）的春天来得特别迟。按照时令已是阳春三月季节了，然而北京的气候却如同严冬腊月般的寒冷。从塞外沙漠席卷过来的凛冽狂风，不断地侵袭着古老京城。天空一直笼罩在沉沉的阴云之中，时不时还漫天遍地的扬着风搅着雪，整个京都处在连绵不断的雪雨日子里。就连前门楼外的繁华闹市，也异常的冷寂与凄凉。

这又是个多事的春天，人们纷纷传扬说：太平军虽然被官兵败灭了，但由“捻党”发展起来的捻军却又揭竿而起，举旗造反，势不可挡，在湖北、陕西、江苏、山西等地与官兵鏖战。还有人不断传出：洋人也蠢蠢欲动，准备再次进犯中国。人们忧心忡忡——清朝天下难得太平！兵荒马乱之年，老百姓的日子真是难熬啊。然而紫禁城内，皇宫上下却是花天酒地，

鼓乐齐鸣，每逢朔望（初一、十五、十六），演戏依旧。嗜好戏曲的慈禧太后，此时并不把捻军与洋人放在心上——大清国的江山社稷二百余年坚如磐石，几个毛贼算得了什么！因此，照常寻欢作乐。

这天夜里，长春宫戏楼又是灯火通明，亮如白昼。慈禧太后一边命令升平署召京城“三庆班”的头路名角，一边责成李莲英分派各太监去请东太后慈安及诸位王爷。东太后生性娴静不好热闹，听说慈禧请她看戏，便一口推说身体不爽，婉言回绝了。那边，惇亲王、恭亲王、醇亲王、孚郡王、惠郡王，一班亲贵大臣应邀看戏，早早地来到长春宫侍候。不多时，只见钗光鬓影、环佩叮当的西太后，由皇帝、嫔妃、命妇作陪摆宴赏戏。她刚刚在位子上坐定，李莲英随即捧过戏折，满脸堆笑地说：“请太后点戏。”

慈禧太后不但个戏迷，而且也算得上是个行家。她对京城昆、京各个班社、各个伶人的演技无不熟悉。她并没有去接李莲英捧过来的戏折子，顺口讲道：“我看前面还是让刘赶三与杨鸣玉唱出《思志诚》，给大家逗逗乐子开开心。接着让杨月楼来出猴戏，就演《水淹泗州城》吧。再下去，听听余三胜的《空城计》。看看皇帝和亲王们想点些什么戏码儿，随他们点去。”

只要是慈禧太后点过的戏，同治皇帝都表示赞

同，并不敢再说出自己愿意看的戏。既然皇帝都不敢再点，那亲王、嫔妃们自不必说了。虽然李莲英捧着戏单绕了一圈子，大家还是异口同声地回答道：“就这三出戏好。”

李莲英随即命人通知升平署主事鸣锣开戏。

话说这刘赶三与杨鸣玉皆是京城的名丑，两人一块儿配戏演《思志诚》风趣幽默，令人捧腹，堪称一绝。而这刘赶三原名宝山，号兰轩，字韵卿。“赶三”，本不是他的原名，只因当时梨园界有条行规，每一个名角只许搭一个班社唱戏。刘却不以为然，从城外的“三庆班”演完，又赶至城内的“景泰园”和“泰华园”演出，故被称做“刘赶三”。这本是贬词，但大家都这样称呼，也就传开了。刘赶三以演《探亲家》中的乡下妈妈享有盛誉，他常常是骑着一头由他训教的真驴上场，并能与驴在台上交流剧情，一时轰动京城。慈禧看后，也格外加赏。

这头经刘赶三驯化过的毛驴取名“墨玉”。黑鬃白鼻梁，一身油光发亮的皮毛，两眼炯炯有神，颇通人性，场上锣鼓点子一响，它也就来了精神。人畜同台，配合默契。同治四年，刘赶三在紫禁城里的漱芳斋演出《探亲家》，慈禧太后看完，畅怀大笑不止，赏金元宝一对，还特意让刘赶三将“墨玉”牵至她的身旁，责令李莲英用丝带结扎金元宝，挂在“墨玉”

的两耳之上。而那“墨玉”竟连连向慈禧点头致谢，太后更视这头毛驴为大吉大祥之物，随即说道：“今后刘赶三进宫演戏，可以骑着这驴出入紫禁城。”据传说这头“墨玉”死于刘故后的次日，尸骸埋在北京西直门外净土寺朴园别墅的西河岸。

刘赶三虽是一位伶人戏子，但他学过文化，浅通诗书，脑子又转得极快，在戏台上善于现场抓“哏”，常常产生意想不到的演出效果。这日，他扮演《思志诚》中的妓院鸨儿，呼唤妓女们出来见客，台词本来是：“姑娘们，出来见客了。”可是他在台上演出过程中，看见惇亲王、恭亲王、醇亲王三兄弟围桌嬉戏，并不认真听戏，又因为这几位王爷排行老五、老六、老七，所以，一时性起，便有意识地将台词念成：“老五、老六、老七，出来接客啦！”这哥仨只顾在一旁品茶食物，并未在意台上的念词。但是侍候在一旁的跟班儿却品出了味道，奴才们在几位亲王耳边悄悄言道：“三位爷，台上的戏子正张口骂你们哩。”

三位王爷急问：“骂我们什么？”

跟班儿的回道：“您没有听见？让老五、老六、老七出来接客呢。”

三位王爷一听大怒。火爆性子的醇亲王向恭亲王说道：“倒反了这些戏子了，走，到台上去找那刘赶三老儿算账去。看我要不了他的命。”

惇亲王忙拦住他的七兄弟，说道：“现在太后看戏正看在兴头子上，你如上去把戏搅了，太后岂能答应。再说，这个刘赶三在太后的眼里是位红角，要是当着太后的面处置他，恐怕太后这一关也过不去。咱们耐着性子把这出戏好歹看完，等刘赶三一到后台，咱们让下面的将他押到刑房，命巡城御吏杖责四十，让这老儿半年六个月不能登台唱戏。”

醇亲王点头说道：“也好。反正今天轻饶不了这个臭戏子！”

刘赶三明知台词错念，边演戏，边用眼睛瞟着几位王爷，见没有什么动静，还以为人家没听出其中的味道，便放宽了心，大胆地在台上尽情表演。他探着身子，迈着“鹤行步”，昂头挺胸，从腰、背、腿的各个部位，都放射着一股“老来俏”的神气，与那“五官挪位”的演技相结合，人物憨态可掬，引得台下笑声不断。岂知《思志诚》刚一演完，刘赶三回到后台还未来得及卸妆，就被几位太监团团围住，连推带拥要押走。

刘赶三在梨园行向来人缘极好，受人尊重。此时在后台候场的众梨园弟子都围跑过来，向太监们求情开恩。已经站在出场帘幕后边准备出场的杨月楼也急忙走了过来，向太监们连连鞠躬，说道：“各位大爷，有话好说，请多多宽恩……”

太监们奉了三位王爷的指令，岂会把戏子们放在眼里，便把杨月楼推至一边，嚷道：“这是醇王爷的旨意，我们是奉旨行事。快，把刘赶三押走！”

杨月楼又欲再向前劝阻，只听前台《水淹泗州城》的锣鼓响起，监场的跑过来高声催促道：“杨老板，您该上场了。您不看咱们这是在给谁演戏，如有半点差错，太后怪罪下来咱们可担待不起。”

杨月楼此时只好又急急返回上场门，只待〔急急风〕锣鼓点一停顿，他即回回神，抖抖精神上了场。杨月楼刚出台一个亮相，慈禧太后就连连向旁边的人赞道：“可真是个杨猴子，一出场就十足的精、气、神儿，把看戏的神儿都提起来了。”紧接着又是一排“串小翻”，连翻二三十个，身轻如燕，灵活如猿。翻三张桌的“云里加棍”，动作干脆漂亮，深得慈禧喜爱。俗语说：“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杨月楼在“三庆班”深受程长庚程大老板的器重，经他的教益和熏陶，月楼逐渐成为一个德艺双全的京剧名优。他的唱做特点，既承袭了“程派”的严谨凝重，讲究字韵，又弥补了“奎派”的能文而不能武、嗓音宏大却缺乏韵味的不足，并取法于“余派”的圆润悠扬，可以说他兼程长庚、张二奎、余三胜老生“三鼎甲”的艺术之长，再加之自己所独具“念白”上的深厚功力于一身；在扮相上，占“奎”的雍容华

贵，据“程”的端凝肃穆，透自己的魁梧英俊，真是文武昆乱不挡，虽然刚刚是20岁出头，但在京城梨园界已名声大震，更颇得慈禧太后的赏识。太后连连吩咐李莲英道：“戏散之后，让月楼亲自来领赏。”

李莲英频频点头称是，并又吩咐下边的去准备赏礼。可是杨月楼人虽在台上演戏，心里却惦念着刘赶三。只担心他个性刚烈，一旦落在御吏们手中，吃些皮肉之苦倒也还罢，万一伤着要紧地方致残身体，造成终生不能登台演戏可就惨了。伶人如果不能登台演戏，还有什么活头儿。况且刘赶三虽然与杨月楼同台演戏，但年龄却大出他近30岁，与他的父亲杨双喜是同辈伶人。月楼父亲早逝，全靠着程长庚、张二奎、刘赶三这些前辈们的提携和照顾。所以，刘赶三在他杨月楼身上是有恩的。

前台演戏绝对需要专心致志，稍有走神儿分心，非得出些差错。杨月楼手、眼、身、法、步虽在演着孙悟空，心里却在思念着刘赶三，心神不定，岂能不出错。所以，正当戏演到红火高潮之处，不慎将金棒棍滑脱出手，掉在台上，观众席里的皇亲国戚们正要叫倒彩，杨月楼急中生智，忙来了一个高难度的“倒叉虎”连“抢背”，从台上拾起金棒棍再舞弄起来，引得慈禧太后又连连称好：“月楼不但戏演得精到，人也极聪明。能够在台上错而不乱，临场添技救险，反

错为好，真是该赏。”

皇亲国戚们一听太后夸奖杨月楼，也都随着喝起彩来。

戏演完毕，已是夜半三更。升平署主事通告杨月楼去见太后领赏。

杨月楼卸完妆，就跟着升平署的主事匆匆向慈禧太后的坐席走来。但他心里却忐忑不安，脸上没有丝毫的喜色。因为他深深体会到这唱宫廷奉戏，虚担着个受皇宫宠爱的名儿，若是一时不慎，一旦有不顺心于皇帝、太后的地方，就会招来许多的麻烦。如果不慎得罪了哪位皇亲国戚，虽当时不敢在宫中作威，但到了宫外少不了寻机报复。戏子，在人家皇室贵族眼里可算得个什么呢。所以杨月楼心里想：刘赶三师傅此时还不知在哪一个刑房里受着折磨呢！

杨月楼满脑子心事跟着升平署主事来到慈禧太后面前，叩首礼拜。慈禧太后一见杨月楼便上上下下地把他仔细打量了一番。只见杨月楼正值青春年华，人生的英俊漂亮，容貌上又一副沉练端庄的神气，更觉得有一种阳刚之美，格外讨人喜欢。慈禧太后寡居皇宫，眼里整天看的都是那些没有男人气的太监，所以对面前的杨月楼更是备加赞誉。但她毕竟是个大权独揽的皇太后，必须时时处处注意自己的皇太后身份，此时也不得不按捺住自己的情感，慢条斯理地说道：

“杨月楼，你今晚演的孙悟空挺精彩，各种技艺比以往更加娴熟了。特别是把孙猴子的猴气与神态演得活灵活现，真不愧叫你‘杨猴子’！”

杨月楼听后又叩谢道：“谢太后夸奖。月楼自愧今晚没有给太后把戏演好，在台上出了些差错，将金棒棍一时不慎……”

杨月楼的话还未说完，就被慈禧打断，笑笑说：“舞台上的玩艺儿我懂，哪有不出错的时候。只是我感觉到你今日演戏似心里装着什么事儿，没有专心致志。是不是？”

杨月楼急回道：“只怪月楼技艺不深，并非不专心致志。”

慈禧太后又是一笑：“嗳，人哪有没个心事儿的。特别是在戏楼上唱戏，看戏的把你们的一举一动都看得透彻。”

杨月楼回道：“月楼今后唱戏一定要认认真真，绝不再一心二用。”

慈禧太后道：“这话儿说得中听。唱戏这活儿务不能马虎，马虎了不但会乱了套数，还出不来戏味儿。我就是爱看戏，看得多了，眼光也就高了。有些地方比你们戏子们还要精通戏文。今晚你能将错就错，以技遮错，也算得戏行里的一大功力。如若遇到旁人，恐怕今晚的戏就交待不过去。所以，我要特别赏你些

银子和一身崭新的蓝靠，下次我要你穿上这身行头来长春宫给我演《挑华车》。”

“小人不敢领赏。”杨月楼不知慈禧太后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今晚明明是自己在舞台上出了些差错，反要重赏自己，一时心里更是慌乱，连连说道：“小人不敢领赏……”

李莲英在旁尖声细气地插言说：“杨月楼，既然太后赏你，你就该谢赏，为何还这般的推辞。岂不是对太后的不敬。快谢赏啊！”

杨月楼急说：“月楼岂敢对太后不敬，确是不该受赏。既然太后恩赐，月楼就谢赏了。”

杨月楼从李莲英手中接过赏金与蓝靠，又是一番叩首谢恩。只见慈禧太后一边起坐，一边说道：“小李子，吩咐下去给戏子们的夜宵弄好一些，别冷落了这些江湖人。我困了，大家各自散了休息去吧。”

李莲英一声“喳”，四周候着的皇帝、皇后、王爷、嫔妃才都急急起身，各自走去。慈禧也在几个宫女的伺候下欲要向储秀宫走去。这时杨月楼一急，斗胆说道：“太后，月楼还有一事相求……”

慈禧转过头来，脸上挂着一丝的笑容，问道：“还有什么事？”

杨月楼乘机便说：“刚才刘赶三演完《探亲家》之后，被几位太监们押走，此时尚不知到什么地方去

了？望太后……”

杨月楼一提起刘赶三，慈禧太后首先想到的是刘赶三在舞台上那精彩的表演与那副幽默滑稽相，禁不住地开怀大笑了起来。笑毕说道：“这个刘赶三，总爱闹个新鲜事儿出来。其实今晚的《思志诚》我早就听出些味儿来了，什么老五、老六、老七出来接客啦？这不是明摆着捉弄几位亲王吗？不过，戏言一句，何必当真。小李子，一会儿你去查看一下，让下面的把刘赶三放回去也就是了。这个刘赶三！”说着，慈禧太后又禁不住地笑起来。太后今日心里高兴也显得对事态宽厚，要在往常说不定她这一关就不好过。

刘赶三从宫内刑房里放出来，已是天打五更时分。那四十刑杖虽然没有伤着筋骨，却也打得皮开肉绽，不能行走，疼痛得“哎呀、哎呀”直叫。杨月楼与戏班儿里的弟兄们扶着他急急出了宫，送回到他的家里，安慰几句，各自散去。

当杨月楼返回自家门口时，已是天色大亮，一看自己的母亲站在那里焦急的东张西望，杨月楼急急走过去问道：“母亲，天气这么冷，您站在这里干什么？”

母亲拉住儿子的手，说道：“你总算回来了，让我一夜都没有睡好。莫非皇帝、太后看戏也看得不累吗？”